

小大人和二多余

小的时候,我生活在一个叫营口的地方,因为爸爸妈妈下乡到了那里,所以我在那里度过了我的童年。

和姐姐的感情很好应该算是小时候打下的基础,那时爸妈工作都很忙,没有人能够带我,姐姐就成了我的阿姨,尽管她只比我大四岁。邻居们对她的工作是相当满意的,给了她一个封号“小大人”。邻居们也给了我一个封号叫“二多余”,因为我是1978年生的人,那个时候国家已经开始计划生育了,我应该是被计划掉的,唉,如果我爸妈当时要是不听我的话,不知道现在有多后悔呢!其实,姐姐顶着“小大人”的帽子对我做过很多“不人道”的事情。

举个例子吧,我的左腿膝盖上有一个不太明显的疤就是她的杰作。记得大概是在我三四岁的时候,有一天姐姐带着我到离家不远的军分区的广场上玩,我不小心摔倒了,摔破了腿,我当时都看到有点发白的东西,不晓得是肉还是骨头,流了好多的血,姐姐一看吓坏了,背起我就往家跑,我不停地哭,她就边跑边喊:不许哭!听见了吗!跑到家把我往炕上一放,就找紫药水。她倒是没商量,找到紫药水就往我的伤口上倒,我疼得哇哇地哭,她还直说不许哭不许哭!最后,她还不忘记很严厉地恐吓我:告诉你,不许告诉爸妈,要是敢告状,我以后就再也不和你好了!我撇着嘴带着哭腔答应着——那个时候姐姐可是我惟一的玩伴,要是没了她,多惨啊!虽然我委屈答应,可妈妈最后还是知道了,姐姐自然



名人博客

新浪网博客频道

北京燕山出版社友情推荐

本书是从各行各业名人的网络日记中精选的性情文字,从不同的视角探讨了人生中诸多现实而永恒的话题。脱下明星的包装,走出名人的光环,卸下智者的头衔,也许,只有在日记中,“平凡人”的角色才能得到真实的还原——至少,是相对的真实……



没逃过她“应得的”惩罚。不过,姐姐并没履行她的话,和我还是好得不行。

电影之路

演电影也许是我命中注定的事儿,对一个四五岁的小孩子来说要想每天在电影院里看电影可能是做梦,可这对我来说却是再简单不过的事情,在电影院里我穿梭了将近10年,对大银幕我是再熟悉不过了。

爸爸最早是电影院的放映员,后来当了经理。那时妈

妈开始跑供销,经常要出差,姐姐也开始上学,没时间带我,我便跟着爸爸混,“小魔女”生活也就随之开始了。

在爸爸当放映员的时候我就很崇拜他,觉得他很神奇,能够让电影从一个小孔孔里出来,然后变成那么大的人在白布上走来走去;后来他当了经理后我就把这种崇拜强加在所有人身上。那时我的口头禅是:你要是不好好干活就叫我爸打你工资!

当演员一定要有的就是表演欲,电影看多了,让我这种欲望膨胀得你想拦都拦不住。在电影院里我最愿意干的事就是讲两句,每在电影开始之前我都会跑到台上喊:要开始了,大家坐好了!一直喊到电影开始,然后就被爸爸的同事快步抱下场,在我没喊够的时候做这样的事后果是很严重的,我会直接跑到放映室把手放到放映口,去挡银幕,大银幕上就会出现我的手影,下面的观众就喊着投诉。剧院里乱了,我也就美了!

在电影院里还有一件事是我愿意干的,就是收票,我觉得那是权力的体现:我让你进你才能进,我不让进你们就站在外边排队等。高兴着呢!记得那时有一部电影叫《妈妈再爱我一次》,我还在收票口嘲笑过排队的人,那时我的内心独白是这样的:看你们觉得要看电影了挺高兴的,一会儿等着哭吧,瞧我,知道要哭吧,不看!可后来还是没顶住,因为电影院里哭声一片也是很少见的,好奇地进去了,结果哭得上气不接下气地出来了。我想爸爸到今天应该还是骄傲的,不是因为女儿演的戏怎样,而是因为女儿用另一种方式延续了他的工作! 秦海璐 / 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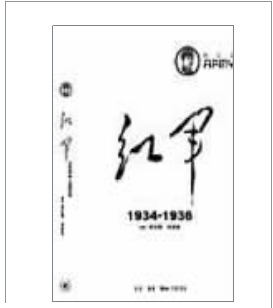
池塘里的最后一只鸭子

长征前夕,来自共产国际的军事顾问李德对红军拥有实际指挥权,他住在瑞金的一个四周都是池塘的“独立小屋”里。池塘里有四五十只鸭子,李德差不多一天要吃一只,每当池塘里少了一只鸭子,负责养鸭子的农民就会按照惯例赶紧买一只补上。可是从1934年9月份开始,附近的老百姓发现池塘里的鸭子越来越少,最后变得一只不剩,于是猜测红军总部马上会有大的行动。红军长征,最早正是李德的建议。不过在当时叫“突围”、“战略转移”。

由于苏区的广昌等地失守,李德认为红军打破国民党“围剿”已不可能,于是向博古——当时中国共产党的最高领导人,建议红军应退出中央苏区,突围转移到别的地方去。虽然李德并没有把握红军能到什么地方去,但这个建议在博古的支持下,得到了共产国际复电同意。

1934年10月9日,伍修权还记得,他当时是李德的翻译,他们一起把最后一只鸭子做成了美味的香酥鸭块,然后中共中央就跟随大部队正式转移。

第二天,是蒋介石领导的中华民国的国庆日“双十节”。当日国民党报纸《民国日报》社论的主题是讨论当前国家面临的问题。它警告人们:天灾将至,第二次世界大战迫在眉睫,“共匪”趁机作乱,人们应崇尚仁义道德,戒酒禁舞,为祖国与中华之生存而努力奋斗。同时社论又希望读者相信,乱世中之大幸是江西的局势正迅速改观,“共匪”一年之内即可肃清,他们



纪实文学

师永刚 刘琼雄 著

三联书店友情推荐

2006年是红军长征胜利结束70周年。红军经过二万五千里的艰苦行程,到达陕北。而这是缔造共和国的一个重要开始。本书以关注细节、散点式的记录方式为主,涉及了许多以往未曾涉及、关注的内容,诸如红军长征食谱、长征时用过的器物、红军浪漫主义精神,长征的参加者以及长征中流散各地的红军士兵的命运,等等。

已四面楚歌,不得不用绳索把士兵拴在一起,以防逃跑,“共匪土崩瓦解已指日可待”。

此时的蒋介石,在距离红军前线最近的大城市江西南昌亲自督战。

此时,毛泽东身在于都,并被排斥出了核心的领导层,蒋也还没有把毛当成他最重要的对手。

【“三人团”】这三个人,秘密决定了红军转移的时间、准备等重大事项,他们组成的“三人团”,是中央红

军最高领导机构,其中博古和李德负责制定政治、军事方面的重大事项,周恩来负责督促军事计划的实施。

这个三人组合,用现在的眼光来看,均有海外背景。

博古(秦邦宪)在红军长征出发时仅27岁,却是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名义上的领袖,这一年的1月他成为中共中央的主要领导者,负总责。博古身材中等,很瘦,戴一副高度近视眼镜。他是江苏无锡人,在莫斯科中山大学里学习了四年,或许是因为表情总是严肃,英国大使阿奇博尔德·克拉克·克尔曾经称他是奇形怪状的黑色木偶。“博古”在苏区曾是很有力量的名字。

戴着红军八角帽的周恩来,曾任黄埔军校的政治部主任,更早期在莫斯科学过军事,并在风雨腥风的上海和南昌起义中进行了实践。他有丰富的军事经历,1934年他已经36岁,是“三人团”中最年长者,也是脾气最好的人。周恩来还在法国和德国待过多年。因此他和李德在沟通上问题也不大。

李德,德国人,原名奥托·布劳恩,此时34岁。红军长征之初,李德仍有很高的威望和权力,他在军事方面的特长是能言善辩。1932年,实际部队经验只为伍长的李德作为共产国际派遣的共产党的军事顾问来到中国。1933年9月到达中央革命根据地,得到博古的信赖和支持。让红军不得不进行战略转移的第五次反“围剿”战斗就是他指挥的。



周恩来、李德、博古(秦邦宪)

最近的距离

高二的一天下午,天下着毛毛雨,钟庆东放学往自行车棚那边走。走到离自行车棚还有十几米远的时候,他猛然发现罗小云那辆崭新的淡蓝色坤车竟然同自己的自行车并排放在一起。在这样一个阴郁的天气里,这幅图景能不灼亮钟庆东的双目。罗小云的自行车安心地靠在钟庆东的自行车旁,显得那么依赖、那么温情。并且,两个车座也紧贴在一起,让人脸热心跳。钟庆东看看四周没人,就那么愣愣地站在雨地里好久。他忍不住抽出他的自行车,他想让这个真实的现实场景在眼前保留得长久一点,而不是在脑海里。同时,他也不忍让罗小云的自行车孤零零地剩在那里,它们应该一直在一起,在现在,在将来。是啊,如果命运允许,上天造化他们,那他和罗小云就应该日后结婚在一起。那时候,罗小云的自行车就是他的自行车,他可以为他擦洗得锃亮,当然,他也可以骑上它,上街买菜。如果罗小云撒娇,不允许他骑,那又有什么呢?他会骑上自己那辆破旧的自行车,载上罗小云上街乱逛。罗小云想吃什么那就是他们全家的一天菜谱。罗小云如果想半路上去看望她的一位姑姑或是舅舅,那他即使不愿去也只好尽力陪她,因为他们是夫妻。到了晚上,虽然很疲惫,但是他们还是要到浴缸里放满热水洗上一个澡,然后钻进一个被窝里很快地进入甜美的梦乡。是啊,那时候他们紧挨着的是两个身体,而不是两辆冰冷的自行车了。

钟庆东就这么站在那里



都市小说

于晓威 著

收获杂志社友情推荐

高中三年,钟庆东一直专心暗恋着同班的美女罗小云。罗小云幸运考取外地一所大专院校,钟庆东高考失败,自此两人断了联系。时光流转,他们再次相遇,半年后,他们结婚了。可是,他们的婚姻似乎验证了一句名言:无论你结婚还是不结婚,你都将为之后悔……



想了好久。

没有想到,仅仅过了两天,钟庆东竟然经历了一次同罗小云的身体紧挨在一起的切实感受。那是学校包场看电影。同学们按照老师发下的电影票坐下时,钟庆东发现罗小云坐在自己左边隔了一个座位的位置上,也就是说,他与罗小云之间隔了一个女生吕红茜。这已经让钟庆东十分意外了。让他意外和高兴的事情竟然还在后面,电影院的灯光熄灭之后,在正式故事片放映之

前,先放映了一个纪录短片,就在这时,罗小云和吕红茜站起来去上厕所。当她们俩从黑暗中回来的时候,不知怎么罗小云走在前面,吕红茜跟在后面,快要走到座位时,才发现她们进来的顺序搞错了。因为地方狭小,两个人都不能重新坐到自己的座位上,吕红茜对罗小云说了一句:“算了,你坐我那里,我坐你这里吧。”

钟庆东还没明白是怎么回事,罗小云已经坐在他的身边了。他在黑暗中嗅到了一种真实而恍惚的香气,像是乳汁掺着新磨的豆浆。他当时感觉身体轻得要命,几乎要飘起来。而坐在他身边的人,似乎比他还要轻盈,无声无息。钟庆东对眼前放映的电影丝毫看不进去,近一个半小时的放映时间里,他屏息静气,全神贯注,却又大脑一片空白。他不停地提醒自己,以防自己高兴得昏了头或是不敢相信这是真的:他同罗小云坐在一起看电影。如果他有法术,那他会毫不犹豫地让电影院里的别人统统滚蛋,只剩下他和罗小云两个人。

他想装作无意的样子用身体去碰一下罗小云,又忍住了。他想,如果将来罗小云能够跟他结婚,到那时再碰她不迟;如果将来罗小云不能跟他结婚,那现在碰了她又有什么意义呢?

两个人自始至终一句话也没说。钟庆东并不为此遗憾。不说话孕育了更多要说的话,而如果说了话,那得说多少才算多呢?钟庆东只对自己某一方面感到难堪:他的心跳的声音太大了,他担心罗小云听见了他不正常的心跳。

老宅的三个女子

张德方是在上海失踪的,消息传到平凉又隔了大半年。在那个动荡的年代,人人自危,张德方虽然在平凉赫赫有名,也没有多少人去关心他的生死了。张德方失踪前几个月,专门派人从上海送了一卡车东西回家,当时平凉很多人去帮忙搬,都是亮晃晃的器械,看样子当时张德方有意把德方实验室从上海迁回家乡。那次他还托人捎回了一个小姑娘,年仅五岁,就是张盈。

对于张盈的身份,平凉人猜测不已。若说是张德方的女儿,为何从来没有听他说过。但若说不是,这小姑娘又像足了张德方。猜来猜去,最后大家得出个结论,这小姑娘是私生女。

张盈与张德方究竟是什么关系,由于张德方已死,很难说个确凿了。在我所查到的资料里,都提及张德方仅有一子,就是张逸文的父亲,对于张盈无一字一句的记载。此时,我心油然而起一种对张盈的同情,因为我已隐隐感觉到,她天生就是个悲剧。

五岁的张盈被人从车上抱下,随后就被秋姨接了去。尽管只有一面,大家还是将她看清楚,她是个与众不同的姑娘,神情里没有那个年龄小孩子的天真活泼。或许正是因为这一点,关于张盈的妖异流言一开始就播下了种子。张德方失踪后,张盈就跟着秋姨生活,一个沉默寡言的中年女人,一个古怪苍白的小姑娘,这种组合真是令人不舒服。

在村民们的唠叨里,时光悠悠滑过,转眼到了1949年,打土豪分田地,张德方先



悬疑小说

若花 燃 著

春风文艺出版社友情推荐

大一新生叶浅翠在暑期旅行时遭遇诡异的事情,误入雾宅,亲眼目睹一件杀人案。但是,她所指的地方根本就没有宅子,连她在雾宅里的同伴魏烈也否认认识她。这令对浅翠心有好奇的心理学的研究生陆林都开始怀疑她的神志。事情很快飞转直下,公安局的机密卷宗揭示一年前确实发生一起杀人案。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生所留的农田竹林大半充公,仅余一亩为自留地。秋姨与张盈,一个五十岁,一个十三岁,都不是劳动力,只有政府补贴些许粮食。庆幸以前存有粮食,两个人倒也过得比一般人家富足。

到了1954年她们收养了一个外地流浪来的小姑娘,才六岁。那小姑娘是跟着老艺人四处卖艺的,长相丑陋,而且一只眼睛天生睁不开。别人也不知道秋姨为了啥,执意留下了她。这个小姑娘,被秋姨取名阿昌。

一幢大宅,三个女子,各有各的稀奇古怪,秋姨、阿昌、张盈依旧是镇上人茶余饭后的话题,人们总觉得她们应该做些什么,才对得住她们古怪的外表。

转眼到了1962年春天,与张家大宅里的三个女人正面冲突是一群孩子挑起的。那天晚饭前,一帮孩子们在打谷场扮孙悟空大战牛魔王,正玩得不亦乐乎。一眼瞥见阿昌拎着酱油瓶子经过,那时,张宅里有事都是阿昌在跑腿。小孩子天真无邪,对世事半懂不懂,平日听家里人说那张宅里住了三个妖怪,就牢牢记在心头了。看到阿昌,扮孙悟空的孩子冲了过去:“打你个大妖怪。”这么一闹,其他小孩子也跟着跑上来。

小孩子扔的石头虽说说不大,但劈头盖脸一阵,也是吃不消的。阿昌抱头鼠窜,却又被小孩子围成一圈逼回。阿昌蹦来蹦去,不料一脚踩在石子上滑倒了,手中的酱油瓶子先掉地摔碎,跟着身子跌落,那碎玻璃不偏不倚扎进了她的眼睛,她唯一一只完好的眼睛。“啊……”一声凄厉的惨叫惊天动地,整个古镇瞬间安静。小孩子见阿昌哀号不绝,鲜血流淌,早吓得魂飞魄散,纷纷扔下手中石子跑回家了。过那么一会儿,张盈一身白衣走出了张宅。张盈什么都没说,抱着阿昌回了张宅。

到了第二天一大早,“小孙悟空”的母亲听到儿子不断地呻吟,起来一看,只见儿子脸上赫然一个血窟窿,不知何时少了一颗眼珠,也不知道被什么东西吃掉了。这下子平凉古镇的百姓不依了。后来,有天晚上张宅就失火了,整整烧了一夜。